



紫栢老人集卷之四

憨山德清閱

長樂郡
振錄西
諸子本

法語

地水火風空見識與覺聞知名為十大究其所自則
十大不離阿賴耶識而有也阿賴耶此言含藏蓋此
識能含藏覺義不覺義與見相二分若地水火風空
五大乃因此識相分而建立也見識覺聞知五大亦
因此識見分而建立也又此識本自無體體本不動
智而有也何以故以不動智智本無性無性之義古
今難明此義唯棗栢大士於華嚴論發泄殆盡矣然

學者心識粗浮論雖曾閱了知此義者不殊鱗角焉
予雖不敏試且解之蓋此智智外無智了知此智有
性無性又智不知智有性無性於此不了卽名無明
無明卽屬生滅無明無性卽屬不生滅以生滅與不
生滅似一非一似二非二此二和合而成阿賴耶識
此識覺義卽屬不生滅氣分攝此識不覺義卽屬生
滅氣分攝又覺與不覺初無別故以本智無待無外
故要須本智隨緣於緣生中樂極苦生苦極思本思
極心開方始知我此極苦本極樂來極樂本有待來
有待則物我亢然相搖而成苦樂今我悟有待初本

無待於無待中求樂尚不可得安得有苦回觀物我
相搖之夢譬如醒中笑夢顛倒雖夢熟餘習未能頓
除以我所悟無待無物無我廓然而靈者治夢餘習
譬如春陽之照殘雪雪豈能久留哉卽此觀之八識
不覺義具於待先故曰本淨本不覺由茲妄念起此
識覺義開於有待之中故曰能迷非所迷安得常相
似既不相似則不免樂極苦生苦極方求出苦之智
出苦智入直下了知有待如冰無待如水雖質礙融
通似不相卽而離水無冰離冰無水故冰現前時水
無涓滴水現前時冰無毫毛自是以此了知周旋五

位盤根錯節。置身心於死生禍福之中。拚性命於逆順境風之際。橫磨豎煉。豎煉橫磨。磨煉既久。行不負知。身心爆落。生死門開。乘悲智輪。浮沈於十方三世。展轉於三世十方。若一闡提。不乘此輪者。我不得佛。又此識見分。第七識計而爲內自我。七識又爲六識。後半細相分之源。故引滿二業。雖隔生不昧也。故六識頌曰。引滿能招業力牽。蓋七識爲源耳。若動身發語。獨爲最。又此六識粗相分也。若前五識皆八識相分。相分卽氣分也。非相分之相分也。此種種識。妙達法界緣起。無性俱不動智也。雖然。先起信發心。難證發心。易。蓋先起信發心。貴在緣知。證發心。但在現知。故也。

吾嘗因照鏡見己之影。吾作何狀。影亦作何狀。旣而究能作吾狀者。畢竟是何物。吾瞋狀卽瞋。吾喜狀卽喜。始求之於六根。再求之於九竅。至於五臟六腑。八萬四千毛孔。長求短求。內求外求。精粗皆狀。惟能狀狀者。具六根九竅於徧身。毛孔根有根。虛竅有竅。虛毛孔有毛孔之虛狀。卽是色。虛卽是空。若能狀狀者。屬於空色。便與空色爲一。則空色不知空色。何以故。一不知一。故也。一若知一。一是所知。知卽是能。此成

二矣一義何在吾種種求能狀狀者始悟其初不屬空色耳渠既不屬空色豈可以內外古今遠近求之哉雖然能求之能若不廓落則此能雖精於空色而實粗於能求之前者故曰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若以自知知亦非無緣知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知卽此觀之則能求之前者斷不可以智識窮功力到惟契無生者自知也

昔有一僧平生爲常住務擔閣了修行一日鬼使催捕僧曰煩鬼使奏聞閻羅乞假七日修行雖死無恨鬼使曰奏准則七日後來不准卽至矣僧修行七日

後鬼使復來勾當前案則覓僧不可得矣噫死生亦大矣此僧七日精進雖酷烈如閻羅王尚奈何伊不得况陰陽造物能陶鑄耶汝等旣發心持偈若精進之心不如此僧決斷縱持七百日無益也

中印聖人其名曰佛其所設教凡攝衆人必先三皈然後授與五戒三皈者謂皈佛法僧是也五戒者卽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是也其意以爲不皈佛則出世無主不皈法則開悟無門不皈僧則教授無師故三者闕一不可如三皈雖備若不嚴持五戒則樹德無基不殺卽孔之仁不盜卽孔之義不邪

姪卽孔之禮不妄語卽孔之信不飲酒卽孔之智此
五者凡學出世法者旣授之後無有破犯則謂之優
婆塞蓋有實然後有名也又皈依佛佛者覺也皈依
法法者範也皈依僧僧者和也覺而不範如但知土
可以爲器若不經模則器終不成如範而不和如有
模而不解調治則器成不美是故世出世法聖人設
教不同然三皈與三綱五戒與五常初無別也近世
有等妄庸之徒假佛門爲逋逃之藪其初入門旣非
真心則旣入之後靡所不爲一旦惡滿事敗陷於王
難波及無過之僧及真心齋戒者上之人又不察其

真僞凡見髡其首者卽謂之僧殊不知首髡而非僧
者衆矣故執政者又不可不精辨其真僞也倘一忽
之則嚙冤者雖百千萬世終不免雪之然後其冤始
解耳汝旣皈依佛法僧三寶又從性天老師授持五
戒若不知好惡少有破犯則辜馱尊天現在戮害汝
身死後復誅汝神此真實語情不敢私私則在上在

下罪不容赦

示禪人三
皈五戒

毘盧遮那佛此言光明徧照一切處吾於此未嘗不
痛心也何故旣言光明徧照一切處則凡血氣之屬
屙屎放尿一動一靜無一剎那頃不在此光之中如

何十惡熏之則地獄相現乃至緣因佛性熏之則現
如來之身且道現地獄相時如來之身畢竟在恁麼
處現紫金聚時地獄相何在於此揀得出見得透則
雖蚤虱臭蟲螻蟻之屬其威神光明不讓毘盧遮那
如來一毛頭許今若虛發大誓願轉根本法輪於一
微塵中此一微塵如可剖破塵無頭腦如不可剖則
根本法輪轉亦未易

示轉根本
法輪者

大凡學出世法先要洞明自心然後昭廓心境窮內
外典籍而大其波瀾則化風自遠矣人天自嚮矣然
欲洞明自心貴在情死蓋情不死性不活則於博地
凡夫欲其直下轉識成智心徑圓通安有是處吾與
汝先授五根本戒者亦願汝根門潔白攀緣自斷情
亦漸死耳設情不死夾帶修行謂之野干種何哉以
其自生至死若靜若動若穢若潔若精進若懶墮無
非情故故曰萬物浮沈於生死者情爲其累焉且道
情死一句子又作麼生舉揚是佛是魔皆蠱毒非魔
非佛總冤讐直饒棒下番身漢未入黎奴白牯流
古德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我則曰若人識得
大地身心不可得顧朗驅烏曰古德說得是我說得
是汝莫瞞心試說看朗曰皆說得是又問朗曰汝曾

讀楞嚴經不曰讀曰汝讀楞嚴經記得佛告阿難我
常說言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現物云
何汝等迷失本妙圓妙明心寶明妙性聚緣內搖趣
外奔逸昏擾擾相以爲心性一迷爲心決定惑爲色
身之內不知色身外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
心中物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唯認一浮漚體目
爲全潮窮盡瀛渤朗曰記得曰汝再試說看我與佛
及大德三樣說畢竟那箇說得好朗曰檢別不得曰
汝這儻侗蠓蟲作這個解管取他生異世改頭換面
償他信施始得何以故只解順水推船不能逆風把

舵故故曰若能轉物卽同如來如佛解祖解與極玄
極妙古德謂之閨閣中物如打疊不淨早晚上床下
地終不免礙人脚手在

示正朗

稜稜鴈塔標雲外混混龍泉續洞宗二檜芬芳五燈
圓照此等家聲寂寥久矣皮毬道人每念及此未始
不痛心扼腕與大振祖道且嘗慕申包胥爲人彼覆
我存赤心耿耿無須臾斷蓋疾惡習重來自多生或
謂佛祖聖賢盡虛空爲量遍法界垂慈何示人不廣
乃爾道人笑而應之曰若豈不聞生處要熟熟處要
生夫疾惡不重卽向善不真向善不真則觸境逢緣

利害相關處脚跟便立不定故五持與五犯當知犯持之際申包胥哭秦庭光景若不現前決定敗績矣人天小善持志不真尚不能成就况出世無上菩提乎萬曆丙戌春皮毬道人由路南達燕山距都城八十里爲古潭柘幽勝絕天下瓶錫因留之隆冬未已春風忽動千山煖回萬壑冰消則峨嵋之興油然而生諸檀越有相慕而不捨者躡跡重雲大開祖帳悲歌薦茗感慨竹風皮毬亦悵然囑曰若等果向善心真秉持初志堅克有終豈獨人天小果決定成就出世心燈定當續焰雖然不談六經安知王道不讀佛

書豈知佛心柳宗元信不我欺或者聞言進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道人之言甚哉其膠柱鼓瑟也且言說害道障蔽自心有不可勝言者今之緇素不求之經而求之疏不求之疏而求之鈔不求之鈔而求之音義少林實宗風所繫比來委靡更不堪觀大都以秘要爲直指以評唱爲資托以頌古爲過路以機緣爲刺語是嘈嘈之徒號稱叅禪者不求之機緣而求之頌古不求之頌古而求之評唱不求之評唱而求之秘要嗚呼語言之爲害一至於此而道人復示人以語言文字豈非救火而油之

也皮毬道人又笑而應之曰豈語言之爲害哉特求
之者不善耳三藏十二部千七百則葛藤皆佛祖深
遠廣大之心叅禪者求之於機緣習教者求之於佛
語則語言文字乃入道之階梯破暗之燈燭今乃宗
教陵遲祖道蕭瑟咎在棄本逐末重輕輕重如習教
以佛經爲本明宗以機緣爲本弘闡宗教以道德爲
本以戒行輔之以學問大之視浮名爲游塵視金帛
如糞土秉志堅貞憎愛關頭死生以之管取宗雷大
震教雨滂沱昏者醒而槁者潤不爾踈法王之座披
如來之衣傳我佛之言者所謂狐嘯耳焉足爲法門

輕重一時開侍者暨慧輪中光覺天浴慈田湛鎮潔
明宗俱列祖帳之前共獻此茗受者進者皆非小緣
人人當生悲感之心誓期出世無以富貴爲懷決以
道德爲本學問資之自然此別之後有志者必遂若
等不見潭柘之祖塔乎碑銘琅琅餘光烈烈使我讀
之而殞淚拜之而毛骨寒彼其未得道前皆臭凡夫
耳旣得道已師範人天流芳千古如此之名名終不
朽如此之功效功蓋天上之人天下之螻蟻皆受其
恩澤較淮陰夷吾彼皆生死之因此乃無墜之本奇
男子必以吾言爲不謬且道萬里長途臨行一句作

麼生雞園兢秀春風暖柱杖橫擔日月行龍泉別衆示

言無廣畧義無淺深顧其人得旨行持何如耳是以善星比丘雖聰慧過人不特博通大藏亦無書不窺以心術不佳遂招生陷之報如摩訶比丘蛇奴乞士唯持摩訶般若一句苕帚二字尚記不全皆生身得果以其天資淳朴一念萬年神凝方寸用志不分所致也曇衡梅禪人一朝辭紫栢道人於清涼山中將由燕京而圖南乞一言以為資糧道人囑之曰若所持誦禪宗永嘉集言畧義要此永嘉大師已驗之方依之行持必然出苦道人何言而禪人猶低首長跼

不起復次囑之曰衆生日用無往而非昏動菩薩日用無往而非止觀諸佛日用無往而非定慧謂之三耶則外昏動本無止觀外止觀本無定慧謂之一耶則昏動不即止觀止觀不即定慧果一之耶果三之耶若於一三之間未能判然了徹豈唯永嘉集不能資汝出苦一大藏教亦皆長物矣何況非法又巖頭叟老一日有僧問曰起滅不停時如何叟老喝曰是誰起滅其僧得旨而退今時有一般野狐魔屬便道我會也起滅者是某甲本來佛性嗚呼哀哉如此妄會一人傳十十人傳百百人傳萬吹徧世間滅佛種

族滿眼皆是禪人來前設於巖頭句下未能徹去且
依永嘉大師此集行持終不悞汝勉之勉之示墨衡
梅禪人
夫鉢之爲器翼三寶備六德何以明其翼三寶蓋微
此則僧無所資僧無所資則慧命斷慧命斷則佛種
滅矣彼其能清能容能儉能廣能尊能古則六德之
謂也古由佛授尊由天獻廣則普利一切儉則過中
不食容則施受精粗而福利平等清則舉世不忍以
葷投之如是而吾曹敢不寶重哉嗚呼去佛日遠魔
外克斥髡其顛而毀其容僞其僧而真其俗至於祖
宗標格法道綱常破壞殆盡反以操瓢爲便捷而安

之若鉢則視爲滯貨皆棄而不持矣旣作佛子凡百
所行須遵佛勅故特爲提三輔而申六德使吾曹卽
名制器卽器昭義得義崇古振頽波而廻末俗斥僞
衆而集真流共扶慈化并報佛恩茲囑萬佛庵陳寶
林居士歸而制之或萬或千儘自心力承荷無忽此
風一扇能克終始吾眉山轉塵當有可觀也示陳
寶林

離重雲而孤明獨露映湛水而素影全彰此等解會
總是撥波尋水外塵覓地是以古人謂之諸方所示
佛性皆半生半滅的老僧這裡方是全不生滅或者
詰之則曰彼皆以色身有壞法身常存豈非半生半

滅乎老僧這裡卽臭肉團便是金剛不壞之身故與諸方不同據皮球道人觀之則這老僧也未夢見金剛不壞身在且道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咄日月升沈施大照舉眸休自昧清暉

示顯光居士

能急於收放心而不能知心之所在心果能收乎於此不能審究下落則心終不能知矣不先知其心而欲收之吾不知其所收者果有心可收耶無心可收耶吾以是知不先知心所在而能收之者盡世未有其方如雞犬旣放之將欲收之不先知雞犬所在雖千呼萬呼終難收也大抵役名昧義之習不破而精

義入神之路塞矣且心不可以有無求又豈可以內外推乎如我現前六尺之軀刺頭則頭知刺足則足知刺胸背則胸背知至於一身八萬四千毛孔設有八萬四千針一時刺之而一時皆知若離毛孔一紙之厚雖有千刺萬刺不知矣此知果是我心此心知周六尺而已六尺之外都無所知若然者離身無知之義明矣倘此身一朝腐爛則此知果隨而腐耶果不隨而腐耶如隨而腐則身有相而可腐心本無相所以有無不能盡之豈果隨身而腐耶死旣不隨身而腐豈未死但能周六尺餘無所知者以理折之終

難大通昔人有言曰不惟真心不倚形而立卽妄心亦難必其倚形而立何以故求之內外無所故豈有內外無所之物倚形而立哉吾以此又知收放心之要在先悟妄心無體則所誘我者自不能爲待也噫物我無歸誰爲放者誰爲收者收收放放收收收於此豁然譬如牧牛而得其鼻繩矣牽之東臯亦可牽之南畝亦可牽久而純則不收不放亦可放放收收亦可二生既有志於學問不能此而能他得非惑乎又此旣明儒亦可釋亦可老亦可如此不明儒非真儒老非真老佛豈真佛二生勉之

示毛吳二生放心說

學道無他要在偷心不生偷心不生則古德機緣言句中磕着撞着時以宿善根力大都悟入終易如偷心不死又無痛切精進之力復遭差別因緣阻亂之是皆多生惡習所致所謂偷心者不惟凡情卽聖情不盡亦謂偷心汝忽觸病緣善用之卽入道緣不善用卽差別緣哀汝道緣多障附此勵汝

示沈季玉

夫寒往則暑來夜往則晝來開往則合來而寒往則暑來以一歲言之也夜往則晝來卽一日言之也開往則合來就一瞬言之也衆人以一歲爲長以一日爲短以一瞬爲短中之短也殊不知由瞬而日由日

而歲由歲而成古今皆念後事也如一念不生前後際斷長短路窮則所謂歲之與日日之與瞬皆睡中語耳豈大覺之境哉是故有大夢而後有大覺夫覺則不睡不睡則無夢而衆人眼睡於色耳睡於聲鼻睡香臭舌睡味身睡觸意睡法塵一睡永睡長劫不覺根塵抗然識搖其中開眼合眼雖有寤寐而實皆睡也惟達者覺黜發知因根有相知初無知相本無相故抗然之根塵不待觀空而自泯故曰狂心頓歇卽是菩提菩提此言覺也嗚呼本是一精明分成六和合積執成堅各各不化以睡爲惺以苦爲樂顛倒

夢想苟不鳴以大覺之雷則睡者終不惺矣且惺也者待睡而稱未睡之初惺在何處謂惺在塵是塵非惺謂惺在根根旣是惺孰爲其根謂惺在惺惺不自惺江生來前吾語汝推惺於三知惺所在則寒來暑往暑往寒來皆汝眼開合又喚誰爲睡乎誰爲惺乎雖然轉得睡者然後可使惺耳倘轉睡未能則惺使江生去也江生勉之

示江生
睡惺

夫木具火性然不能自焚必須假鑽燧而烟始生然烟雖非火乃火之前芽也如鑽燧不休火必繼烟而至矣火則木盡成灰嗟乎木始由土而生終還於土

此理勢然也衆生佛性木中火性也諸佛教典鑽燧之具也具有而不得其人則火終不發火發而木然衆生因佛教典熏發觀照之火焚五蘊木終歸性土此蓋卽情而復性之譬也

去佛世遠祖亦不出時劫轉濁故修行人最初立念雖爲生死到頭敗闕者多大抵病在何處不在聲色貨利不在七情六欲只在當人一箇臭軀殼子打不破一點妄想心覷不透便被生死魔所役從無始來天身人身畜鬼之身羽毛鱗甲之身於苦海中改頭換面升沈無有暫止且道這生死魔及天畜等身人

與之耶自招之耶總來不出一點攀緣心這點攀緣心看來無許大黃面老子因地中捨金輪王頭不可勝數卽至將證果時更受種種惡逆之境十生九死拚命挨排饑寒不顧利害不啻但知此點攀緣心不了禍媒不淺務必覷透方了不知此點攀緣心是何物件非惟黃面老子併精着彩不顧危亡然後降伏得下自古及今豪傑不少扶王佐伯成功業於涕唾之間百世芳名血食未有能覷透此點攀緣心者旣覷不透豈能降伏得下故般若會中須菩提人天衆前發個問端云何降伏其心云何應住爲問住則且

止畢竟此心如何降伏這點機關不在於佛不在於祖不在於知識法師可以傳授與你佛祖知識只好與你作箇傍敲助緣若要覷透此心悟徹了當譬如壯士屈臂惟在自已不假他力縱有大藏聖教亦不過是傍敲說話孟修若真要了此生死於此決當發一段拚身捨命的志氣此心不悟穿衣卽是披毛皮吃飯卽是吃屎尿要悟此心不知自責便被懈怠昏沈魔所蔽終不能到古人悟處如軋峰示衆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一一透得方可說修行雲門出曰爲什麼菴內人不知菴外事軋峰也只得呵呵大笑

而已敢問孟修雲門話頭是何旨意軋峰笑處有何利害於此二老口角頭知些好惡所謂降伏其心辟如順風揚塵有何難哉於此放過不求了徹則前所謂苦海之中改頭換面升沈不止羽毛鱗甲請孟修一一從頭做將去石崖云三塗一報五千劫出得頭來是幾時

示康孟修

楞嚴會上佛告阿難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諸仁者此一段經有兩種血脉一是四聖血脉一是六凡血脉遮箇關頭辨析不真管取十人

舉心動足五雙錯了常住真心性淨明體此便是四
聖血脉此想不真故有輪轉此便是六凡血脉四聖
者佛菩薩聲聞緣覺是也六凡者天修羅人傍生餓
鬼地獄是也此十者又謂之十法界言法界者法則
共合界則各別此皆總是衆生最初發心不等感果
亦異若是箇大闡提漢子直下一念不生轉身就父
大事因緣干了萬當舉箇佛字早是染汚且道十法
界者向恁處着落貧道此等說話也是鉢盂添柄嚼
飯喂人噉心不少雖然未是箇闡提漢子也須循規
蹈矩做來亦無大錯故末法修行者切須明此兩種

血脉始有商量好惡分不然盡是說鬼話的人頭牛耳
貧道與仁者聚首此地莫非前劫因緣非今情識諸
仁者自今而去必當以四聖爲血脉莫以六凡爲眷
屬要以四聖爲血脉必要發四聖的心腸且道四聖
的心腸如何發起一念剖析得空此聲聞血脉也卽
念體空此緣覺血脉也卽念卽空卽空卽念空念歷
落此菩薩血脉也且道佛之血脉如何接得驢胎馬
腹尋常事實座蓮花有甚奇諸仁者一念析空方接
聲聞血脉不知諸仁者逢緣遇境逆順關頭一念析
得空否一念若空則心與空相應心旣與空相應說

恁麼軀殼子到此時節又喚恁麼作愛憎諸仁者此箇境界不過聲聞血脉尙愛憎超然何況緣覺菩薩佛耶貧道也有幾句閒淡話聊與諸仁者解登山之勞衆生習氣卑劣但提着六凡血脉分上事卽如膠如漆藹然莫之親而親之精神爽利言談有味如飲醇醪每提起四聖血脉分上事不是昏沈便是散亂方便勉強勸他多念一聲佛多拜一拜佛多看兩行經多奉事兩箇知識善友其精神不期倦怠而自倦怠方寸中又若芒刺便身覺不自在心覺不悅樂此是他不過出世心輕塵勞業重耳今諸仁者皆是傑

然漢子豈尋常可比雖然自是而後法脉中宜各殷重莫因六根門頭憎愛影子傷了血脉源頭若不幸有此皆是人頭牛耳又何足道貧道說此語十方諸佛併殿上釋迦佛國山寺裏護法伽藍及三洲感應韋駝菩薩天眼遙見天耳遙聞他心證知諸仁者不是等閒事若忽畧了不惟現在遭大患苦向後地獄不免在且道一念未生地獄天堂是有是無有則墮增益謗無則墮損滅謗亦有亦無非有非無總墮謗數此不啻你張三李四照律問罪將去那管你承當不承當若要出此謗類須會得水急偏留月山高不

礙雲

示丁南羽繆仲淳
吳康虞于中南

豫章黃山谷嘗嘆息學者驚流忽源故以機緣則驚
奇而趨之曰諸祖西來意舍此無從入矣以七佛偈
則忽畧而不究殊不知舍七佛偈則禪無源矣禪之
流又惡自來哉七佛偈似可以義解諸祖機緣似難
乎義解以爲義可解者終不能超情識義不可解者
非情識可入叅而悟之則一悟永悟始于了百當耳
是不知七佛偈亦有義解不得入處諸祖機緣亦有
可以義解者大槩學禪之法法本無定譬如大將用
兵有時以正勝敵有時以奇勝敵有時以奇正兼用

勝敵有時奇正俱不用勝敵而學者必謂西來意在
諸祖機緣而不在七佛偈何異用兵者必謂奇可勝
敵而正不可勝敵得非癡乎若七佛偈學者果能精
而究之方知禪不外偈矣於諸祖機緣叅而不悟則
恐又不若持偈矣千經萬論別無一事不過說離身
心耳如學者身心執受之障不能離於七佛偈祖機
緣不能悟入總謂之葉公畫龍倘真龍現前吾知其
必投筆怖走矣故吾勸出家在家有志於斷生死割
煩惱者於毘舍浮佛偈能信持之持久熏熟則身心
執受之障終有消釋時在又身執受消時涅槃現前

心執受消時菩提現前此二者教中謂之二轉依果
蓋轉生死而依涅槃煩惱既轉而成菩提也噫生死既
轉而成涅槃煩惱既轉而成菩提到此時節則我更
有何事我既無事可乘悲智輪運彼一切有事者都
還無事之鄉此不惟山谷居士之願亦諸佛菩薩之
本願也又老氏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
有何患又曰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又顏子
心齊坐忘則曰墮肢體黜聰明墮肢體得非老氏以
身爲患之意黜聰明得非老氏以心爲畏之意哉三
教聖人皆教衆生脫離身心寧唯釋氏乎毘舍浮佛

此言自在覺蓋身心未離則何往非礙身心一離則

何往非自在歟

七佛偈
示衆

恭聞過去諸佛諸菩薩現在諸佛諸菩薩未來諸佛
諸菩薩皆以六種攝十方三世一切衆生無有遺漏
未聞煉頂燒臂拔髮熏鼻眠針臥棘而能攝受衆生
如妙法蓮華經有然臂焚身之說楞嚴有然指懺罪
之條法華則以象寓意意得而象忘實不在然臂燒
身也楞嚴然指實懺已罪非藉此以鼓惑愚夫愚婦
者何名六攝一頓攝謂諸佛菩薩從初發心於一切
衆生作父母想隨力所能直以一切樂事饒益而攝

取之是名頓攝二增上攝增上猶增勝也謂諸佛菩薩既已發心若於父母起尊重心種種方便勸修善法隨時供養知恩報恩若於妻子眷屬教修善法令其勝進或諸佛菩薩化身爲明王聖帝卽攝受人民如法正化不加非罰以財以法而爲饒益隨其力能教諸人民令修善法是名增上攝三取攝謂諸佛菩薩常以二種攝取衆生一者常以舍心以財饒益一切衆生令其離於貧窮二者常以慈悲心以法饒益一切衆生拔惡邪見教修正法是名取攝惡謂十惡身三口四意三是名十惡邪謂拔髮熏鼻眠針臥棘

煉頂燒臂牛狗等戒是名邪見四以攝謂諸佛菩薩攝取衆生多歷時數久久教化乃得成熟是名以攝五不以攝謂諸佛菩薩攝取衆生教化不久卽得成熟是名不以攝如善財龍女廣額屠兒是也六後攝謂諸佛菩薩於前五攝之後攝取衆生於此生內卽能成熟是名後攝又名最後攝無論出家在家凡有志於出生死苦海者如上六攝應當一一查考明白依而行之自然佛知見藉此而開觀行藉此而成如不遵諸佛菩薩遺教所知所行直饒你舍恒河沙身命歷種種難行苦行皆爲魔業何以故佛知見不開

故佛行不成就故佛之與魔譬如水水不冰即水不
水即冰故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又煉頂燒臂博米
飯僧固是好事然不若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身心
觀熟轉生死爲涅槃轉煩惱爲菩提較飯有僧名而
無僧實之僧勝劣曉如黑白佛言爲佛弟子不解佛
語不行佛行謂之髡頭俗人故飯髡頭俗人與飯常
人乞兒等若然者未知轉生死爲涅槃轉煩惱爲菩
提妄以苦身爲行鼓惑愚癡衆生此非魔外而何哉

六種攝示出
家在家人

衆生靈知固有而不能用者第未知有耳如一知有

日用便能惟吾自偶諧矣大抵知有的人知身身化
知心心化所以處身心而解脫有餘也故曰知有有
壞知無無敗有無既爾則罪福吉凶獨有性乎

凡學佛性宗通而相宗不通常迷於相似般若路頭
二宗通而禪宗不通如葉公畫龍形容龍之態狀宛
若真者然終不能致雷雨耳於相似般若路頭不辨
清楚不免牽諸外典附會佛書且性宗味虛豁靈徹
塵勞中人少挹波瀾懷抱便覺超放即如讀莊子一
般令人心魂遊揚濁世之表於此虛豁快活處受用
了若以爲極則永不求進凡見善知識敲打處便以

爲生事此病不消到底成天然外道去也於治習路
頭罔然不辨好惡者良以相宗不通八識混淆不知
何識是現量何識是比量何識是非量何識兼帶三
量轉何識爲智日用逆順境上何識作觀旣不知轉
識成智階梯饒你於性宗七通八達只是畫餅充饑
安能得飽於禪宗未能究竟則雲門打殺佛喂狗子
南泉斬猫兒等機緣縱十地菩薩聞此等差事亦不
免生大疑怖震旦國中自昔以來每有竊謂佛經皆
是抽繹莊老六經自成一家如此等人若使其於相
宗中討箇分曉何至失言如此取後人之笑卽如義

學之徒或於禪宗生謗立言排斥總是爲慮不遠執
泥心重於情識上通不去故墮此失且如現前一身
於相宗究竟不清斷不知此身下落便識他不破識
他不破便被他瞞飲食男女境上自然作不得主便
見可欲旣見可欲此心便亂心亂身惑縱使活佛終
日耳提面命也化你不得蓋此心此身都成了箇欲
塊有何虛處可受醍醐要識破此身亦不甚難生前
眼不攬色耳不攬聲鼻不攬香臭舌不攬鹹淡身不
攬觸則意根上便無待根旣無待境寧有待境識無
待當下寂滅寂滅現前一切順逆因緣頓化爲常光

由是推之現前一身不過生前五塵落謝之影子橫
討不消成此肉塊耳噫生前有五塵影子識不破乃
結成現前肉塊子如現前肉塊子再識不破則肉塊
陸續展轉無窮去也故不啻你利根鈍根於三界二
十五有之中要求箇出頭分最初便把肉塊子覷得
粉碎始得肉塊子既能覷破有生之患根株拔矣此
根既拔一切無累既得無累凡咳嗽掉臂皆清淨梵
行也以此梵行之光照彼魔外自然膽喪魂驚皈依
之不暇矣雖然要覷破肉塊子也是難事苟於出世
之心見未定而惑不決豈易爲哉又相宗之書無有

通變師承學一分加一分繫縛故於性宗禪宗上和
會不來若於相宗精了卽一切外書亦總是佛法故
古人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寸土尚無外書非
心而何我每常見此等病人多故不惜勞擾牽枝引
蔓如此

示學者通性相禪宗

藏教利用急於陶凡通教利用急於陶滅色明空之
劣習別教急於轉通人之狹識圓教全始全終吾如
來初之本致也通人以狹言者其斷惑止於見思惟
巧勝乎滅色耳別教功用殊特非通之例蓋斷無明
十二品也圓教則圓斷之矣凡內書讀之不以六卽

雙融了了不昧其濫魔外無疑也將此細議則不遷
論旨可過半矣 示聞聲

諸大衆今日是臘月三十夜梅花色上添新歲爆竹
聲中減舊年請各屏息緣心諦聽慈雲說兩句淡話
大凡人生死不切只被箇富貴貧賤忙迫閒散障了
他富貴最極人中不過輪王天上不過摩醯首羅及
至福盡五衰相現眷屬厭離威德不振死魔現前他
豈不要強作箇主宰多享幾日癡福其如無常沒情
直下請行到此時際與庸人何異慈雲見眼前齊頭
整腦伶俐齒談吐便便的漢子專心致志莫不以

功名富貴爲極則眠思夢想必欲滿願方休他輪王
摩醯首羅到頭也只是這等榜樣何苦并盡精神波
波逐逐斷送了一生又有一等富貴籠罩他不得的
以閒散爲懷陶情高尚殊不知天上人間最閒散者
莫過神仙乘風往返瞬息萬里意有所向莫不遂心
一旦報謝淪墜生死從前神通變幻種種逍遙一無
所仗隨業受苦與豬狗同倫償他業債大衆上來富
貴閒散撞了箇大年三十夜也都結梢如此貧賤忙
迫又何足道此是三界裏苦樂榜樣又不知三界外
亦有苦樂大衆肯信否若說不信諸佛誠言安敢不

信聲聞斷見思惑盡永脫分段穢軀六通縱任無爲
山壁由之直度改身換質稱念卽成豈不樂也然還
有塵沙無明及根本無明在難免變易生死於佛性
上未得洞然徹了酣飲寂滅濁酒觸事面墻如枯椿
死漢相似豈不是苦此是三界外的苦樂障蔽了佛
性不得受用真寂滅三昧何況三界裏苦腥臊危脆
之身結業顛狂之想戀此涕唾富貴果是皮裏有血
眼裏有筋的漢子聞此淡話豈不面熱痛省尋箇出
脫這圈襪的活路大眾有一段極平常極奇特的事
只自不知如何是極平常人皆固有本自現成只爲
情封識鎖不得受用如何是極奇特不離此臭穢之
軀卽就煩惱業窟裏發一段堅固信心勇猛精進利
害毀譽略不顧着辦了此段志氣然後見真善知識
將此懷抱直心告訴他必不辜你此點真誠必指你
箇尋活路的方法直下信受其言不得揣摩不得賣
聰明杜撰卽如初生嬰兒惟乳是念不知母之妍醜
貴賤叅禪的漢子也要如是蓋人不本色心不純粹
決做此等事不得果辦了此等肚腸繫住本叅話頭
不論日月孜孜綿密迥迥現前一片觸不碎的境界
情關坐斷意識不行到此光景胸中覓一點憎愛了

不可得何況軀殼上的死生這箇時節并着精彩拚命直前以悟爲期你真心不退十方諸佛與權位天龍八部必慈憫冥加忽然透徹大事了當殺活自由不妨就富貴以弘化示高尚以振俗若必以富貴閒散爲障道此又無繩自縛死結不少果到毗位卽不離臭皮袋便是肉身菩薩與衆生抽釘拔楔點凡成聖縱步於毘盧頂上鼓化於今事門頭叱咤死叅禪豪傑之偷心棒喝敲落無明漢子的習氣若也如是不惟自了亦且爲人豈不特奇乎大衆如何是本叅話頭趙州問投子大死的人却活如何子云不許夜

行投明須到且道是何道理有會得的出來吐露看若都不薦各各自便偈曰一念無明昧已靈昏昏埋沒幾千生臭尸殼上分妍醜虛幻門頭起愛憎深溺邪途誰解險飄流苦海不知醒莫言此是閒饒舌大要諸人出火坑

除夜示衆

夫五慾覆盆心光不明有能揭之千古長旦不亦快哉故全生之德莫一襲明之功也蓋日沈則月襲其明月沒則燈襲之如日月燈三者照不及處苟微不明自發之光則諸暗相永昏我矣是故宗譜之設貴在襲明自飲光至於震旦鼻祖皆以不傳之妙拋擲

乎衣鉢偈頌之間使天資高者卽妙襲明明無盡
又譬諸無盡燈然唯濟北一枝光茂特盛似他宗莫
及也雖然雲門洞山瀉仰法眼之門出人亦皆奇偉
又非後世黃口禪雛得而皂白者也

宗譜說

五戒精持須明三聚五戒者不殺不盜不淫不妄不
酒是也三聚者一攝律儀戒律卽法律是禁止之義
儀卽儀式是軌範之義持此戒者一者不得爲利養
故自讚毀他二者不得故慳不施前人三者不得嗔
心打罵衆生四者不得毀謗大乘經典持此四法無
惡不離故名攝律儀戒二攝善法戒者謂身口意所

作善法及聞思修三慧六度萬行無不聚攝故名攝
善法戒三攝衆生戒者謂能攝受一切衆生能攝之
行卽是慈悲喜捨慈名愛念能與衆生樂故悲名憐
愍能拔衆生苦故喜一名喜慶慶一切衆生離苦得
樂故捨名無憎無愛常念衆生同得無憎無愛故以
此等法攝諸衆生故名攝衆生戒夫五戒三聚精博
無遺精則五爲諸戒之本故名此五爲根本戒博則
無善不攝故名此三爲三聚戒是故持五而不持三
但紹人天難繼佛祖然戒殺而不能放生戒盜而不
能布施戒淫而不能教人持戒戒妄語而不能愛語

說法戒酒而不能勸人戒飲此名下品五戒反是名
中品五戒如能五戒三聚兼持無犯名上品五戒嗚
呼一念不生五戒三聚凡聖圓滿一念既生五戒三
聚在道前或不聞名字或聞名字不知義趣或知義
趣以染業障重不能持守惟道中道後道有淺深或
滿持或分持教有明文茲不煩舉又初心之人謂之
毛道凡夫設觸境風逆順心識飄忽如墮鴻毛於康
莊微風歛起飄忽無定故有志出苦持五戒者若不
發重大惡誓痛制心識偶觸境風現行力故染流易
墮淨岸難登故古人自知染習濃厚於戒戒之下一

一發大重誓扶持戒心使無飄忽今可既知浮榮危
脆見幾而作掛冠祝髮自外及庶自庶求真生生世
世不受雜身常爲男子六根完具福慧隨願永作比
丘斷見思後分身散影淨佛國土成就衆生如是戒
願豈可易發自受戒後苟不以惡誓怖心願繩束縛
戒實難持願實難發故戒急願緩戒屬生滅戒急願
急戒本無生滅如能持無生滅戒則五戒三聚自然
於境風逆順之中任運無犯倘慮三聚廣博難持五
須精持三聚漸持如五不精持戒神嗔怒一戒五神
五戒二十五神如影隨形護持戒人剎那不離如持

戒不精神亦無時不怒

兩順一逆迷悟綱宗綱宗不明解行失準唐宣宗大中五年召京兆薦福寺弘辨入見上問曰何爲頓見何名漸修對曰頓名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吃飯不因一口便飽帝悅賜號圓智禪師此兩順一逆綱宗之所券也大抵衆生本無有苦受以性變爲情昏動乃作萬法生焉昏動旣作明靜失真明靜旣失昏動日深昏動旣深靡所不至故瞥起一念念不在上品十惡則在中品慳吝十惡不在中品慳吝十惡則在下品愚癡

十惡不在下品愚癡十惡則在五戒滿缺之間不在五戒滿缺之間則在猜忌修十善之域不在猜忌修十善之域則在純修十善之天此六者雖升沈不同苦樂各交皆性變爲情而有也夫性初本妙變而爲粗故名下凡粗必流至於濁濁必受苦苦苦極必思本如人臨死生之際不號呼父母必哀天叩地諸佛菩薩乘其思本之時遂以緣因佛性熏之熏熟則解解則能了知根塵無性孰爲物我此無物我者在堯不加多在紂不加少堯能以解治染習所以人欲日消天理日全如陽回大地消得一分冰則一分水現前

消得十分冰則十分水現前水既現前冰不可得此
名一逆水性融通在方而方在圓而圓可以爲六合
之靈潤可以爲三冬之霜雪在天爲雨在地爲泉在
流爲江在貯爲湖在納爲海名雖多種實則惟濕而
已以其在方圓之器而器不能留礙如妙覺聖人分
身散影遍入諸趣開迷成覺鑄苦爲樂務莫不濟然
未嘗有累此名妙順又名順性起用然順性起用中
有逆而未全者有逆而將全者有逆而已全者如已
全不能忘之則順性之用必不能稱性惟稱性之用
方能妙物無累往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不得成

佛道適坐此座卽佛法現前以其忘而能起稱性之
用耳此一逆之中有聲聞緣覺菩薩佛四法界不等
蓋聲聞厭苦集爲染欣滅道爲淨緣覺厭流轉爲苦
欣還滅爲樂菩薩雖圓別殊種皆以六度十波羅蜜
淨佛國土成就衆生佛則不然頓明自性雖臊臭凡
夫能於境緣逆順之衝一味率性應之如龍用水如
虎用風謂之有心耶龍虎念未起時而風雲自生謂
之無心耶脫微龍虎則風雲不起老龐曰日用事無
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
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雲門問大

衆曰柴搬人人搬柴耶小壽禪師以擔柴入市薪忽墮地卽大悟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陸亘大夫謂南泉曰肇法師甚奇恠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南泉指庭前牡丹花云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嗚呼葉公畫龍非不專真龍現前卽投筆怖走若紫栢見南泉恁麼道打一摑云和尚腦後數行白髮曾見麼法樹來前紫栢受性不耐落索爲樹郎畧拈兩順一逆綱宗兼提古德機緣一兩則又自弄家風代陸亘轉一上語者不過愍樹郎不遠登山辭別壽母若不以本分事慰樹郎

母子之心得非兒女態乎雖然本分事非徹骨英雄亦不易承當姑以三飯培母子出世之因五戒資人天之種三飯者謂皈依佛則不迷皈依法則不饑皈依僧食必正故曰非正命食不足以資法身慧命五戒者不殺則壽不盜則泰不淫則潔不妄則信不酒則智此五者有上中下焉上者治心中者束身下者戒雖曾受實或負名樹郎當斟酌上中下戒謹自擇之

示朱虬庵

夫衆人爲欲噉惟聖人能噉欲爲欲噉則迷已而逐物能噉欲則無物不轉故曰若能轉欲卽同如來衆

人一涉欲境但知有境而不知有已惟聖人卽欲無欲故能妙萬物而無累也

世間法精神不極我所不化終不能入其闡域况出世間法乎大都世間法帶情而入亦可得其精出世處故曰離心意識叅若不離心意識凡所叅者皆心意識也古人謂之用賊作家非但家破禍終不免憨憨子曰吾讀棗栢論乃知清涼之疏華嚴也雖精且深然不若李方山之發揮無蹊徑可尋而天機深者以不可尋爲前茅研窮不已忽焉而入則笑謂於

彌勒樓閣之中遨遊於無量刹海之上得事事無礙者如普庵肅英邵武輩自唐迄明亦不乏人也但於遭際有通塞故其所得者有隱顯於時焉如船子不得夾山則終陸沈於烟波中已夫華嚴法華吾大雄氏始終本懷也彼大經疏則有清涼論則有方山唯法華也旣爲華嚴之終若不假手於天台則玄義之作其孰能之有朱寂音尊者作論論法華則以文字而拋擲不傳之妙於三周九喻之間譬如夜光之珠宛轉橫斜衝突於金盤之內不可得而測其方向也所可必者知其不出盤耳盤喻文字珠喻不傳之妙

也或曰妙不可傳既不可傳孰知其妙既知妙而不
可以文字語言得之則文字語言獨外乎妙哉如文
字語言既在妙外則文字語言不可得而傳妙可傳
也妙既可傳而文字語言不可傳者則粗者愈精精
者愈粗矣子爲我卽之憨憨子應曰精謂理也粗謂
事也理猶水也事猶波也如必以爲文字語言非妙
妙非文字語言是離波求水也離水求波也子悟波
水之喻則精粗不待吾再告而知矣天台建六卽六
波也卽水也有迷波者謂波非水也有迷水者謂水
非波也謂波非水則凡夫甘陷無分之阱終迷而不
出矣謂水非波則淺悟之徒不免坐於忽聖之坑也
此吾天台六卽所以建也六卽者理卽名字卽觀行
卽相似卽分證卽究竟卽是也夫理卽也者謂聖凡
共有也名字卽謂其聞名知義也觀行卽謂其能依
解起行也相似卽謂其依行得相似理水也分證卽
謂其能入初住得與真法流水接也自是由等覺而
成妙覺謂之究竟卽也是以知卽外六則卽無所得
知六外卽則六亦無所得能如是知者乃謂之圓解
也依圓解起行始謂之圓行行旣圓則所證獨不圓
乎嗚呼藏通別皆金口所流出也不名之圓教惟華

嚴法華諸最上乘經謂之圓教蓋根器異也如華嚴時非鹿苑時也乃至非法華時也豈如來聖人有異心異言哉如六卽之建五位之設總謂理可頓悟事須漸除故不假五位陶鑄無始習染至盡則果體終不可證也陶鑄習染若不先頓悟圓旨則行屬有爲非圓行也唯六卽卽波外無水也唯卽卽六水外無波也然華嚴法華皆以象寓意能得意而忘象者指波爲水可也指理爲事可也指精爲粗可也指粗爲精可也脫泥象而不得其意雖清涼方山石門復出吾末如之何已

夫繩之爲網則水陸之命有所逸者未可知也以錢爲網則水陸之味窮矣夫味離舌無有舌離身無有身離心無有故至淫者化爲婦人至暴者化爲猛虎蓋其心旣變其形不得不變也此非心能生身乎人苟能因味得舌因舌得身因身得心因心得性性得則孰爲物孰爲我故曰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又曰性相近也世儒不知性橫謂我性與物性不同遂因味失舌因舌失身因身失心因心昧性昧性則無往而非情所以被形用而不能形耳旣爲形用不過窮口腹之欲安知所謂性哉劉生倘薦

此則戒殺不難矣

勸劉生
戒殺

聖人知三障爲患之大所以設懺摩法而蕩除之三障旣蕩本心光圓本心光圓則自利利他無往而不克矣三障者何所謂煩惱障業障報障煩惱障者何本心無欠以日用而不知此點不知卽煩惱障也由不知而造不善卽業障也旣造不善則天地鬼神必厭之矣厭必誅誅則據罪結款死必無赦卽報障也如一心不生萬善不昧開物成務功高無累此又由不知而悟不知初無自性不知成智以智治習習盡神全則無爲而不可也假名曰聖

夫水之爲物也果有常耶果無常耶有常天人則以爲琉璃餓鬼則以爲猛焰魚龍則以爲窟宅人間世則以爲波流無常則舍琉璃而猛焰無從舍猛焰而窟宅無從舍窟宅則波流亦無本矣衆人日用之塵勞在聖人則無非解脫也塵勞解脫果一物乎果二物乎一則熱惱之與清涼不同二之則舍熱惱而求清涼譬如離波求水安可得哉今有人於此欲以塵勞作大佛事苟未知余說終不免受塵勞驅役奴而爲主主寧不受命宜痛思之

夫凡聖無常悟迷似異諦觀當處本絕纖塵然未拔

情根愛憎封蔀綿歷長劫徒自疲勞固有衣珠莫知
是寶一朝指破富樂無窮八大人覺經辭簡理勝風
致幽奧卽衆生一念之迷如來大人妙開八覺有緣
衆生苟得一覺定超苦海况兼得者哉陸太宰季子
基志受性多思徇習不悟殊不知多思則傷脾脾傷
土瘠萬物以土爲母母病而子豈獨無恙乎於是命
其受持此經蓋欲以資覺思化思化無我無我則同
同則無物物我旣忘孰爲能思孰爲所思能所寂然
一念之迷遂成八覺矣此季高續命丹也敢不寶之

示陸繼臯持
八大人覺經

夫七情之與八覺果一乎哉果二乎哉隨順七情則
苦海濤生隨順八覺則涅槃山寂於是大覺老人憫
諸流浪卽衆生日用之不覺開爲八覺蓋欲一切衆
生一覺永覺如分一燈之光光光無盡然此光在眼
爲見在耳爲聞在鼻爲嗅在舌爲嘗在身爲覺在意
爲知故曰分一精明爲六和合如一心不生且道八
覺在甚麼處英靈黑白直下果知好惡則經所謂八
覺者何異畫蛾眉於渾沌者哉

原夫鍛昏散之椎輪三世諸佛迭相授受者也第在
用之何如耳用之果善消昏散於刹那扶止觀於大

寂隕山河於未始有地蕩身心於無得之鄉斷欲結
之利刀資靈軀之正命効是當人之勇心游象帝之
先本有神珠光明在掌初非他寶價直誰酬卽凡身
而證佛身依俗諦而造真諦功高空施福德難量誠
以行人一息昏散清卽一息佛一念昏散清卽一念
佛耳嗚呼茫茫苦海之中凡有血氣之屬莫不抱靈
而頭出頭沒不可勝計設有一人能於椎輪之下清
一息一念昏散成一息一念佛者若以佛眼觀之則
其功德信不可思議况夫多時日者乎盖人貴自反
果能反照自己分上昏散自生至死剎那有停息乎

故曰若人靜坐一須臾勝造河沙七寶塔寶塔畢竟
化爲塵一念靜心成正覺如或用之不善亦不荒失
人天福田是以黑白賢豪能言者宜游揚贊嘆有力
者宜護持周給凡道場所在等心助揚之

暇昏散
道場

壽夭無相相惟其心心生則吉凶可管不生則凡聖
坐斷是以鑄天爲壽如土作塊成與不成顧我所作
如何耳故以增上心持呪靡不成就平平心持呪但
可敵天眇劣心持呪終未得效但植來因也

授元新
持呪

法立則不法者不立矣然不以智火鑄其情則法情
並立矣大槩聖人立意不過化其情而不化其法也

蓋法屬依他情屬徧計如能卽徧計而入依他卽依他而入圓成卽圓成而入破沙盆卽破沙盆而入塗毒鼓由塗毒鼓而入深慈三昧海則凡聖之鑪錘在乾屎橛而不在法立也故曰煩他萬象說法我且博聞耳法立薦此始不負石頭路滑之記

示法立

相本無常隨熏而就是以過去善惡之業熏心則感現在苦樂之報如印印泥卒難改轉此蓋論衆人也若修行之士則不可定其修短縱前生所造之業應感苦報以其現在力行精進罪不勝功轉苦爲樂易短成修徃徃目見且驗之不少矣及讀南嶽思大禪

師曲授心要印證明白皎如日星不復疑之其言曰初學行者未得事從心轉但可閉目假想爲之久久純熟卽諸法隨念改轉如指屈伸了無難者故大菩薩乃至二乘小聖五通仙人等能得卽事改變無而現有有而現無也由是觀之以假觀熏心則法法皆假變易何難哉以空觀熏心法法皆空捲有入無相不可得何天何壽何罪何福以中觀熏心則有無離卽陰陽不能籠罩神智不能卜度言相可轉亦可不可轉亦可不可不違可不可不違不可如夜光神珠宛轉橫斜於金盤之中雖聖似仲尼明如離婁孰能定

其所向者乎故曰相逐心生相隨心滅有相無相生
滅由心了心之人所以生死之際來如着衫去如脫
褲略不作愛憎見也

論相

僧海洲叅師問曰汝出家爲甚麼曰爲求出苦師曰
以何法則求出苦曰我資鈍但念佛師曰汝念佛常
間斷否曰合眼睡時便忘了師震威呵曰合眼便忘
如此念佛念一萬年也沒幹汝自今而後直須睡夢
中念佛不斷方有出苦分若睡夢中不能念佛忘記
了一開眼時痛哭起來直向佛前叩頭流血或念千
聲或念萬聲盡自家力量便罷如此做了三二十番

自然大昏睡中佛卽不斷矣且世上念佛底人或三
二十年或盡形壽念佛及到臨時却又無用此是生
前睡夢中不曾有念頭故也人生如覺人死如夢所
以夢中念得佛底人臨死自然不亂也

示念佛

念佛法門最爲簡便但如今念佛之人都無定志所
以千百人念佛無有一兩人成就者這一句佛一切
菩薩一切天一切人若生西方者莫不因此這一句
阿彌陀佛而度苦海然念佛心真不真勘驗關頭直
在懽喜煩惱兩處取證其真假之心歷然可辨大抵
真心念佛人於懽喜煩惱中必然念念不間斷是以

煩惱也動他不得歡喜也動他不得煩惱歡喜既不
能動死生境上自然不驚怖今人念佛些小喜怒到
前阿彌陀佛便撇在腦後了如何能得念佛靈驗若
依我念佛果能於憎愛關頭不昧此句阿彌陀佛而
現在日用不得受用臨終不得生西方我舌根必然
破爛你若不依我法行則念佛無有靈驗過在汝與
我無干 示衆念佛

夫人之識心久混塵勞莫知返本欲卽塵勞契於覺
性宜假攝持其方匪一寧有善乎諸如來密因總持
陀羅尼者也何以故隨根利鈍逗教淺深非究竟故

惟得持此呪不問愚癡智慧咸得成就無上甚深希
有以密因不可思議故若開士信心觀照所持呪語
一字一句歷歷耳根心耳交攝無所雜亂於睡夢中
亦不忘失卽持一遍勝百千萬遍能滅八萬四千塵
勞能生八萬四千道果所有功德甚爲希有不可思
量以是呪爲熾盛光王如來所說本願功德故開士
當持呪時應當九禮熾盛光王如來合掌梵跪日持
一百八遍持一氣畢取氣可繫心故是以經云其誦
如錐謂當入心主持不少間斷也十二時中除對人
語言外初醒可持未睡可持行可持住可持坐可持

臥可持食飲可持便溺可持是以持誦不得間斷大
要以合口默持令音相了然。是爲真實持呪。當得四
大安樂福慧增長有所希求必獲如願。若持呪時當
以兩手握金剛拳上下齒相匝舌拄上齒齦正中眼
常觀鼻依鼻觀心從心觀臍全體精力默與呪會則
冥契無功用觀法實心性得入之津梁也。願見聞者
歡喜受持乃至堅固盡形壽命信心不退珍重流通
是真佛子

示持呪

閒居斗室一言不祥則千里應之好惡積意至公斯
蔽矣芸芸萬物雖貴賤有序巨細弗倫而所謂生者
未嘗不均也。然則固情謹聲以嚴尊生則爲君子如
縱情肆聲不寶所生則爲小人矣。夫寶生者貴乎重
身重身者貴乎制情慎言。此三者惟君子能之。

夫色聲香味觸法皆名塵而不名心者何哉。良以六
者蔽蒙本覺如塵墮眼中不惟四方易位卽伸已指
莫能見矣。故以塵名然塵名所根名能所具則心
不名心而名識也。心去性不遠識則遠甚。故知道之
士以心推根塵根塵猶殘雪能推之智若鑪火方熾
而殘雪投之何慮其不化哉。如推觸塵必究離合所
自所自旣得則根亦隨塵而拔根拔塵脫情化名性

性既復焉然後於榮辱死生得喪之場千陶萬煉功
深觀熟重以弘願熏之智光爲導而大丈夫之能事
畢矣一觸既爾餘塵獨非復性之雲梯乎士不可不
知好惡以致流落異趣期再出頭難矣

問白毫宛轉五須彌何以作此觀曰墮體黜聰可矣
墮體則能外身黜聰則能外心外其身身則無量外
其心心則無邊以無量之身無邊之心作此觀有何
不成若局促於五尺之身較計於方寸之心是以見
小而忽大也

論觀白毫

比丘乞食本爲遠累累不遠則多擾擾多則初心者

不能無亂此吾佛之深憂也而後世號爲僧者以乞
食爲耻母乃不思之甚乎又世之號金湯者唯貴阿
諛是以搖尾乞憐善解迎合之徒皆得知事體之稱
由是而觀僧徒苟且不獨出家者之罪也亦在家者
毘成之耳 本朝取士惟以舉業僧徒試經之科寢
而不行夫舉業者本無用之具藉之以羈縻人情消
磨歲月則可若以之取人材裨治道辟如救火以油
滋其焚矣僧不以試經剝染則佛言尚不知安知佛
心乎不知佛心而爲僧僧何殊俗僧不殊俗剝染奚
爲

故亡佛者非魔王外道能亡之亡之者不殊俗
之僧耳 論出家

夫人之多欲始必生於不知足知足則欲不待遣而
自忘矣吾嘗躬試之一日潞河舟中顧謂二三子曰
吾與若俱安坐彼舟人徒步而牽我且食惡食吾與
若豈惟安坐復食美食兩者相較慚懼之心不覺油
然而生此心一生萬欲自薄寧假磨礪以損之耶雖
然二三子與夫舟人或勞心勞力之不同人各自知
焉

眼也者明瞽俱一而所以有見有不見者以根之所
具不同也根有二焉一者浮塵二者淨色浮塵根者
有形之體而無照之用也淨色根者有照之用而無
形之體也所以外人眼未嘗不存色未嘗不觸而終
不能見者形具而用不存也吾人之所以能見者以
兩者俱存故隨觸而照隨照而辨也蓋色者眼之相
分以色之形於眼也而眼者尤識之相分以眼不能
辨色必辨於識也故曰眼爲親相分色爲疎相分識
爲見分三者合而觀之則能不離所所不離能分而
論之能中無所所中無能也故眼中無色識蓋親相
分中無疎相分與見分也識中無色眼者見分中無

親相分與疎相分也夫三者俱無則根塵不對能所不分雖有色之可見而色豈獨如石女生兒乎哉故曰離暗離明無有見體也

論眼識

普賢菩薩有十願王王王殊勝威猛若得一願王則成佛無疑况盡得哉一者禮敬諸佛則得身業殊勝二者稱贊如來則得口業殊勝三者廣修供養則得福業殊勝四者懺悔業障則得三業肅清五者隨喜功德則得妬習頓空六者請轉法輪則得慧光圓滿七者請佛住世則得自他兼益之勝八者常隨佛學則得慧命長生九者恒順衆生則得冤親平等十者

普皆回向則得事理障消如是十願王於日用之際凡遇境緣逆順痛心呼之日積月久自然化憎爲愛化愛爲憎憎憎愛愛愛憎憎好惡無常願王不動直趨妙覺有何艱險

達觀道人乞食足跡徧天下凡名山福地佛老道場靡不歷至其兩家之書亦頗涉獵然終必以無生爲宗从視爲資卽搗火練魔水齋之業亦所不棄近寓潭柘山嘉福寺率二三禪人期服水齋一期旣而輒改初轍因諸禪人根器隨其便宜或終其期或不克其期則命其讀大乘內典如天台四教儀永嘉禪宗

集或者白道人曰旣服水齋則內典非所急也茲廢水齋而勤文字般若似不可耳道人愀然對曰若無正知正見非但服一期水齋徒受枯淡卽服千期萬期於正知見中有何干涉故瀉山施衆僧小衣一僧不受且曰我自有娘生褲在瀉遂授曰父母未生前穿甚麼僧無語無語之僧不逾年坐化至火焚其軀得舍利無算有僧傳至瀉山瀉山曰縱有八斛四斗不若當時酬老僧一轉語由是觀之爲佛弟子若不以開佛知見爲急務饒你勤苦累劫非無漏正因也且水齋之初考諸大藏並無所出我輩凡所舉止必奉教而行可以利當世開來學今子必欲道人終其水齋者不過怕人疑謗耳殊不知道人自脫白已來濫入空門三十餘年大小叢林知識法師或於道人生信讚嘆或於道人生疑謗毀而道人畧不以讚嘆生喜亦不以毀謗生怒喜怒哀自彼與道人何預辟如浮雲觸石風游太虛於道人有何損益且道人要喫水齋時如因地而倒要開水齋時如因地而起起倒皆在道人自起自倒與諸黑白本無相累旣無相累或讚嘆或謗毀豈非畫蛾眉於渾沌鑿七竅於無始者哉雖然且道這老漢扯這一上葛藤爲甚麼咄好

反是非能眼聽普門大士現全身

水齋

夫愛人以大者則其所存也遠愛人以小者則其所存也淺遠則難窺淺則易見是以利霸者不欲王利王者不欲佛夫佛道曠遠發一願立一行動經塵劫一生不克則千百生千百生不克必期於無盡生吾曹苟有志於佛道其所視人天之浮榮何啻置一毛於太虛哉今有人見淺而不見遠執小而謗大潭柘先生聞而哀之恐其斷佛慧命罪當坐墮借喻世法引淺入深使其知詐力近功不若真實仁義真實仁義不若開佛知見夫佛知見者不可以巧智得亦不

可以苦行求唯貴熏蒸開發耳然熏蒸開發有萬不同如以十惡五逆熏蒸開發者乃地獄知見以慳吝熏蒸開發者乃餓鬼知見以愚癡熏蒸開發者乃畜生知見以五戒十善兼未到地等熏蒸開發者乃人天知見以生滅四諦熏蒸開發者乃聲聞知見以十二因緣熏蒸開發者乃辟支緣覺知見以無量四諦熏蒸開發者乃別教菩薩知見惟以無作四諦熏蒸開發者始名佛知見也嗚呼像季之世末法風高魔外雲興龍象稀覲不惟佛種難培卽人天種子因果糾繆者多真正者寡矣况佛知見乎於是先生假水

齋爲旗鼓藉枯淡爲熏蒸之資作其氣而堅其心密以文字般若熏蒸了因開發正因冀同行者卽衆生日用不知之知見開發實相然根器利鈍弗倫難以克願願旣未克功效不彰則所疑者必衆所信者必寡疑則生謗謗則招業或者告先生曰當稍順人情以收衆心使疑者生信信者開解不亦善乎先生舍然大笑曰謗不孤生必待於讚疑亦無地必資於信今子欲我鑄謗成讚範疑爲信辟如惡屈而去其信也殊不知爲高人易而爲大人難所謂高人者不過持一小節小行涇涇不回者是也所謂大人者但願

有益於天下後世雖蒙盜跖飛廉之惡名亦所弗辭况小謗小疑何足介焉大都衆人所執者情也至人所行者智也情如堅冰質礙多端智如清水方圓任器故我大覺聖人有四悉檀隨緣設化不拘常度亦如大將用兵使其由之而不使其知之知則情生情生則利害隨之矣豈可以勝敵哉所謂四悉檀者一曰世界悉檀謂其有界限不可踰越也一曰對治悉檀謂其見病進藥也一曰爲人悉檀謂其隨機宜也一曰第一義悉檀謂其開正知見也又前三悉檀近隨情三昧後一悉檀近隨智三昧此四悉檀凡爲如

來使者傳法弘道苟不知其端緒則中無有主外無法範或小觸境風便立脚不定矣又隨情三昧或易見隨智三昧則難窺難窺而生疑生謗固其分也子必欲先生解其疑止其謗先生非子安肯效子作無義事乎於是告者悶然而去

水齋後語

夫九橫而死言其不得天年而歿也然九橫中不應食而食不量食而食不習食而食不出食而食止熟而食皆致橫死者此橫死之常也至於不持戒而橫死近惡知識而橫死入里不時而橫死可避不避而橫死此四者又橫死之變也常則不驚不疑故犯者

偏眾變則人情駭異驚疑生怖故犯者不多由是觀之飲食本欲資生而反致橫死者皆無明不覺而食故也如以覺照當先不唯不犯變橫卽常橫永不犯矣故我曹滴水粒米未入口時必先覺照從何所來旣入口中從口入喉從喉入腹化爲何物又我食此食果於世法出世法中有補有損也耶如是則縱食金剛子亦能消得何況他物

凡修禪波羅蜜者有十意焉一大意二釋名三明門四辨詮次五簡法心六別方便七釋修證八顯示果報九從禪起教十結會歸趣今於大意中以初心行

人發心不同故有簡非正明之辨簡非者行人發心
修禪不同多墮邪僻一爲利養故發心修禪多屬發
地獄心二

爲名聞稱嘆故發心修禪多屬

發餓鬼心三爲眷屬故發心修禪多屬發畜生心四
爲嫉妬勝他故發心修禪多屬發修羅心五爲畏惡
道苦報息諸不善業故發心修禪多屬發人心六爲
善心安樂故發心修禪多屬發六欲天心七爲得力
自在故發心修禪多屬發魔羅心八爲得利智捷故
發心修禪多屬發外道心九爲生梵天處故修禪此
屬發色無色界心十爲度老病死苦速得涅槃故發

心修禪此屬發二乘心卽此十種行人善惡雖殊縛
脫有異旣並無大悲正觀發心邪僻皆非佛種故簡
非之若夫正明菩薩行人修禪波羅蜜大意有二姑
置弗論者蓋恐常人聞而駭怖怖則驚驚則疑疑則
不信不信則生謗生謗則受苦受苦則爲怨怨深則
結業結業則不可解不可解則終仇對於是且置之
耳嗚呼發心修禪豈易易哉最初發心若不遇明眼
知識正其因地縱使不食如夷齊忍苦如墨翟勞勤
萬劫於佛菩提有障無礙故曰戒緩乘急不是緩戒
急乘緩真是緩吾於水齋中作慧行行行調治情習

宛轉種種方便互相資用大抵慧行爲正行行爲助
未及一七卽覺身心輕利舊於經教中所聞有疑難
而未釋者自然皆豁爾無滯并一切情習亦大廓落
及以行行爲正慧行爲助磨礪多日終不若慧行爲
正行行爲助得益之多旣而自愧慧行薄劣於陰界
入境藉觀入止資止入觀猶障礙多端相狀蒙昧遂
復探討天台智者大師所說禪波羅蜜摩訶止觀併
輔行等書以昭廓慧行且多識行行深淺顛末盖非
獨便自己進修之補亦乃爲後之喫水齋者示其最
初發心務須先審因地端正則不負聖人所誠是以

掇綴十種發心邪僻者爲殷鑒然水齋緣起考諸大
藏未見所據卽其方法相傳一晝夜芝蔴三抄棗三
七十二一枚分三煇服之終南伏牛皆以此爲定式
或以念佛爲話頭持呪爲話頭次者水齋雖服惟隨
自意昏散延日而已所謂慧行行名尚不聞安知
其義義旣不知憑何作觀觀旣不作焉能入止止旣
不入攀緣豈息攀緣不息則心地不清心地不清則
煩惱熾然煩惱熾然則我相堅固我相堅固則於臭
皮袋上生大執着是以身心自相矛盾一動一靜護
刺萬態言無好惡順情則雖無益於已欣然而樂聞

逆情則雖有益於已勃然而不喜聞殊不知凡學佛者必須先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若然者如於臭皮袋上生大執着於熱惱心中起諸護刺是存身耶是稟化耶若是存身則患累終無期脫若是稟化則情識不枯乾患累既無期脫則生死難逃情識既不枯乾則煩惱苦海何時可出如是過失患在知見不明知見卽慧行具慧行則行行可資無漏若無慧行終屬有漏有漏則同前簡非中九種發心邪僻難昇易墜斷非出苦津梁甚可怖畏是故若不解慧行行行卽小乘

見諦尚未知况始終頓圓之見諦乎故服水齋不以見諦爲本終非正因雖盡形壽服之則於已躬下事了無交涉雖然若較諸奢侈自縱而不甘枯淡者良亦可敬也又服水齋北地多寒薑可隨意服之設大便不甚通利則服蜜水由是觀之身心開遮惟如來大人體悉至當故於律部中雖則就情檢制逢緣亦可開遮如靴履裘毳遮比丘不許服旣以多寒國土仍爲開之後之喫水齋者可法也或曰師所謂有菩薩行人修禪大意恐衆人聞而不信以至終作怨對者寧有是事對曰吾初祖菩提達磨梯山航海不遠

數萬里而來此土別無所求不過自既悟心悲他未
悟所以勿憚寒暑專爲度生而來然邪師魔外百計
千套毒至於六卽南嶽思大禪師生身已證六根清
淨之位亦遭中毒幾死而復生彼皆聖人以弘法之
故尚不能免况吾見思未斬分段猶存設不卷口縮
舌裝癡賣顛則這條窮性命斷送久矣問曰師爲生
死出家如何怕死吾笑曰怕死不怕死不在口硬但
臨期出脫看他便了

修禪波羅
蜜大要

東平打破鏡已三百餘年龍潭吹滅燈復四百餘載
後代子孫迷於正眼謂鏡燈滅而不知行住坐臥放

十大光明燈未曾滅也見聞覺知虛鑑萬象鏡未曾
破也燈雖無景能照生死長夜鏡雖無臺能辨生死
魔惑鏡與燈光光常寂明與鑑幻幻皆如照之無窮
則曰無盡之燈鑑之無窮則曰無盡之鏡日用不昧
昭昭於心目之間但衆生迷而不知故有修多羅教
開如幻方便設如幻道場度如幻衆生作如幻佛事
譬如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中點一燈外安十鏡以十
鏡喻十法界一燈况一真心一真心則理不可分十
法界則事有萬狀然則理外無事鏡外無燈雖鏡鏡
有無窮燈無窮燈惟一燈也事中有無盡理無盡

理惟一理也以一理能成差別事故則事事無礙由
一燈全照差別鏡故則鏡鏡交參一鏡不動而能遍
能容能攝能入一事不壞而卽彼卽此卽一卽多主
伴融通重重無盡悲夫衆生居一切塵中而不知塵
塵皆毘盧遮那無盡刹海普賢示一毛孔而不知一
一毛孔含衆生三昧色身然則一切衆生日用在普
賢毛孔中毘盧光明內慈氏樓閣中出沒文殊劍刃
上往來念念中與諸佛同出世證菩提轉法輪入滅
度如鏡與鏡如燈與燈一切一時普融無礙誠謂不
可思議解脫法門非大心衆生無以臻於此境或問

卽今日用見聞覺知畢竟是燈耶非燈耶是鏡耶非
鏡耶答曰鏡燈燈鏡本無差大地山河眼裏花黃葉

飄飄滿庭際一聲砧杵落誰家

示一燈十鏡
表明理字

夫衆生無常隨所熏習熏之以五逆十惡則地獄衆
生發現熏之以慳貪之業則餓鬼衆生發現熏之以
愚癡貪欲則畜生衆生發現熏之以五戒善業則人
道衆生發現熏之以好勝詐力福業則修羅道衆生
發現熏之以純十善業兼修未到地定則天道衆生
發現熏之以四諦之業則聲聞衆生發現熏之以十
二還滅因緣則緣覺衆生發現熏之以三學六度之

業則菩薩衆生發現熏之以無上菩提之業則諸佛
發現矣由是觀之自佛而下九界衆生雖世出世聖
凡之不同然皆未脫衆生之名自九界已上唯佛道
中始脫衆生之名耳是以彌勒菩薩懸知釋迦緣化
將滿繼佛位者以已身當之既將任佛職深慮一切
衆生若不先以般若熏之培其智種則將來龍華位
中內無智種雖外熏以無上法緣終無益也如地有
種外藉陽和之力熏之則油然而各遂所生也於是
彌勒菩薩乘悲願輪托生婺州雙林之傅氏現爲居
士身廣化有情時梁天鑑年間也然居士深知衆生

得道因緣唯耳目最要徑而耳目中又慮衆生識文
字者少聞法亦復不多既而設爲藏輪藏法於中使
一切衆生若見若聞若識字以鼻嗅之以口
舌讚之以身觸之以意慕之母論其有心無心賢智
與愚借此六根熏習植般若智種作成佛因嗚呼大
士之心可謂極深廣大矣

輪藏緣起

夫身不自身因觸而身所以身卽觸也身旣卽觸反
而推之卽知觸亦身也身卽觸身不可得觸卽身觸
亦不可得身觸旣皆不可得矣則識本無生識本無
生卽身之與觸亦俱無生也今有人於此解路雖通

靈機尚昧所以說時似悟對境仍迷耳是以知識依
通非佛知見內瑩發光真名大智予以是知身之與
觸觸之與識迷時成三悟後一尚不得何況於三三
一絕待獨露常光遇物卽宗不乖血脉理事函蓋宗
教同春枝有短長花心不二但善用其心者卽觸途
成觀不善用者觸事生迷也

不見可欲則無所愛故以志一氣清明在躬志氣如
神雖祿之以天下窮至於匹夫無所損益也雖然愛
不可以自洗以聞道而洗之故曰聞道者靈臺常虛
虛則明明則徹徹則遠遠則久久則大大則圓圓則
備雖虛空之無際萬物之廣多天地之確隕衆妙之
所出皆自道也道乃如是可不愛乎衆人則不然其
所愛不出於飲食男女之間而已悲夫

世儒每以知行合一爲妙殊不知曾子述夫子之意
則曰尊其所知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由是
而觀先知而後行明矣不知而行者又烏足道然知
有解悟之知有修行之知有證極之知故無解悟之
知則修行之知無本矣無修行之知則證極之知無
道矣又證極之知爲解悟修行之知之所歸宿也問
知行合一之旨可得聞乎曰行時非知時證時非行

時到此地位不可以智知所知不能及知既不能及
行亦不能及知行路窮不唯神仙失其靜篤管取羅
漢遺其空醉矣若然者畢竟如何卽是回看雲樹杪
不覺月沉西

夫義非文而不詮意非義而不得旨非意而不冥冥
則無思無思則同同則無實無實則無同若然同而
無待異亦無待矣辟如一指屈伸伸喻同焉屈喻異
焉故正伸時伸本無待正屈時屈亦無待雖然且道
離屈伸之外全指在甚麼處知此則可以言同異無
待矣

精神不凝而思謂之揣摩揣摩之患大矣杜靈機而
生見刺故曰悟學廢於揣摩

夫身爲榮辱巢穴心爲好惡根株如根株不拔巢穴
未空入山則怕虎兇入水則怕蛟龍夜行則怕鬼入
羣則怕衆凡愚之怕智短之怕長低之怕高近之怕
遠或可怕不怕不可怕反怕究其所由有身則榮辱
可以爲巢穴有心則憎愛可以爲根株能卽身見空
則何空非身卽心了幻則何幻非照若然者榮辱好
惡不唯可以爲解脫之梯航實乃真爲大夜之燈燭
今有人事善知識而生怕怕則神不安神不安則恍

惚起恍惚起則心無所見身無所主終必因怕至於
遠離善知識既遠離善知識不期然而近惡知識矣
嗚呼華嚴經有十種事失佛法道最初卽於善知識
不生渴慕方便親近失佛法道且善知識機緣有多
種不同有以慈悲爲佛事者有以嗔怒爲佛事者有
以和光同塵爲佛事者有以叱咤棒喝爲佛事者有
以恭敬供養爲佛事者有以守約爲佛事者有以多
聞爲佛事者有以超放爲佛事者有以莊重爲佛事
者有以人見喜而爲佛事者有以人見怕而爲佛事
者故曰逆順皆方便而世之人循聲流轉觸相取着
以爲其善知識慈悲其善知識貢高其善知識有道
心其善知識太孤峻此所謂孟八郎漢皆作實法廻
向不免被他明眼人鼻笑汝在又有一等人事善知
識不以善知識見處爲重專以伺察善知識直達無
心之過撫爲口實向背地裡對人說去噫若將生死
爲閒事知識何須親近他須把身心拋腦後自然陸
地長蓮華

凡學人沐浴當生大慚愧洞察所因稱摩訶般若波
羅蜜多三聲方可入水蓋般若者一切諸佛之母稱
其母則其子無論多寡皆隨之矣凡不明般若者不

能生大慚愧不能洞察所因何以故以智鑒不明不
 辨好醜故何謂生大慚愧當作是念我此身垢濁不
 堪而見地不徹行業涼薄享此淨浴何以克當何謂
 洞察所因當作是念此沐浴水衆力所成深山寒雲
 之中雪老冰枯之地柴薪汲運轉冷為熱揣我有何
 行德受大衆心力即以沐浴一事入水出水毫忽不
 昧心光妙觸宣明坐入佛海至於飲食起居行住坐
 臥境緣逆順情隙愛憎若不生大慚愧洞察所因捨命
 時至管取九人之中有十人手忙脚亂在或比來凡
 沐浴時稱阿彌陀佛以為話頭但貴音聲不斷即為

沐浴刀錢殊不知般若不明饒你佛聲不絕我知其
 大慚愧决生不起凡百所因决洞察不徹若然者吾
 曹沐浴不稱摩訶般若波羅蜜者是棄佛母也佛母
 既棄稱子奚為粗識如此惟賢者正之

沐浴訓

夫禪波羅蜜者其書有十卷大章亦有十乃天台智
 者大師所說也大章十者一禪波羅蜜大意二釋禪
 波羅蜜三明禪波羅蜜門四辨禪波羅蜜詮次五簡
 禪波羅蜜發心六分別禪波羅蜜前方便七釋禪波
 羅蜜修證八顯禪波羅蜜果報九說禪波羅蜜起教
 十結會禪波羅蜜歸趣而大章中第六分別禪波羅

蜜方便章舉二子焉初外方便二內方便而內方便
復生二孫初正明因止發內外善根二明驗惡根性
大章第七釋禪波羅蜜修證章舉四子一修證世間
禪相二修證亦世間亦出世間禪相三修證出世間
禪相四修證非世間非出世間禪相而一修證世間
禪相復生三孫初四禪二四無量心三四無色定二
修證亦世間亦出世間禪相亦生三孫初六妙門二
十六特勝三通明三修證出世間禪相生二孫初對
治無漏二緣理無漏而對治無漏生九玄孫初九想
二八念三十想四八背捨五八勝處六十一切處七

九次第定八師子奮迅三昧九超越三昧大都禪書
科判明白皎如日星善讀者得其科判譬如得祖而
尋父得父而尋子得子而尋孫得孫而尋玄曾有
何難哉蓋此書由祖而父由父而子由子而孫由孫而
玄曾凡三十五科也若夫修禪之妙階級次第委曲
精盡由欲界未到地定入初禪未到地定由初禪未
到地定入二禪未到地定乃至色無色定九次第定
等或發有漏通或發無漏通至於三乘聖道靡不資
之是以凡縑素之流有志於修禪者是書不可不精
孰焉嗚呼世謂神仙之術可以長生久視譁而嗜之

殊不知神仙固奇矣而最上品者不過享地居之祿耳如中下品者不過浮游深山海島之間渠安知地居之上有夜摩天夜摩之上有兜率天兜率之上有化樂天化樂之上有他化自在天他化之上有初禪天初禪之上有二禪天二禪之上有三禪天三禪之上有四禪天四禪之上有空無邊天空無邊之上有識處天識處之上有無所有天無所有之上有非想非非想天此蓋就凡夫天中論層級耳至於非想有上復有四聖人天乃置而弗及者行恐大鵬若鳴凡

鳥皆驚故也

禪波羅蜜科判

卷之四終

